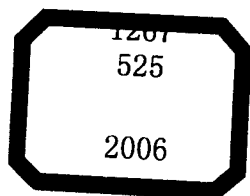


人和书

陈 昂





人和书

陵
冢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和书 / 陈原著.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9

ISBN 7-108-02504-3

I. 人...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956 号

责任编辑 任灵兰 张 荷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8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126 千字 图片:54 幅

印 数 05,001 - 10,000 册

定 价 14.50 元

前 记

这本集子所收散文或随感三十四篇，是我十年来应报刊之约而写的，其中只有六篇没有发表过。

以《旅行纪事》为题的一组随感，前十六篇曾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刊登，收到海内外读者热情的反应。最初我本想把十年间的出访经历写成一部比较有份量的书，连副标题也想好了，叫做《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札记》，但是正所谓“志大才疏”，书没有写成，只留下一堆笔记本和根据这些材料写成的随笔二十一篇，都收在这里。除此之外，我还写过美国、法国、巴西、丹麦的旅行记，因为体裁不一，且已辑录在《海外游踪与随想》一书中，这里就不再收入了。

这些年我的许多尊敬的师友，在那灾难的日子里和在那以后陆续离开了人世，我时常怀念他们；为此，我

写下了十三篇怀人的散文，最初的几篇发表在创刊不久的《散文》月刊时，承编者的好意，给起了一个栏名，叫做《往事漫忆》，现在就用它作为这一辑散文的总题。每次重读这些文章时，它们仍然使我很激动；但毕竟是怀人之作，不免略带悲凉的情调；所以后来不想再写了。无论如何，这十三篇也总算记录了我们经历的这个严峻而又荒唐的时代的侧影，和我自己的真实的感情，所以通通收集在这里。

我非常欣赏三联书店主持人的建议，尽可能多收些有关的图片，也许借着这些图片，我的这个集子才不至于使读者读来厌烦，这样就太好了。

陈原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目 次

1 | 前记

旅行纪事

3 | 苏黎世

9 | 墨西哥城

16 | 克尔希堡

21 | 魁北克市

27 | 那慕尔

34 | 布鲁塞尔

39 | 维也纳

45 | 多伦多

51 | 牛津

60 | 伦敦

67 | 莫斯科

76 | 帕德博恩

90 | 克兰尼希堡

100	克尔希堡
105	布达佩斯
114	多瑙河
118	圣马力诺
130	都灵
137	米兰
144	罗马
150	东京

往事漫忆

159	忆万湜思
168	忆梁纯夫
175	忆冯伊湄
184	忆焦菊隐
191	忆黄谷柳
199	忆孟超
207	忆新波

214	忆邹雅
220	记史枚
226	记宾符
235	记徐伯昕
240	记齐燕铭
247	记尤利·巴基

旅行紀事

苏黎世 (Zürich)

早上离开酷热的北京，当地时间十二点半到达卡拉蚩，地面温度说是 31°C ，但一出飞机，热空气扑面而来，人的感觉比北京 38°C 时还要难受。这里的国际机场我已到过多次，还是老样子，特点是椅子多，且有空调，任凭几架巨型国际客机同时到达，过往乘客都可以找到舒适的座位。不过近年因为时有劫持飞机事件发生，所以要在有空调的休息厅外排着队（有时还在烈日照射下）接受安全检查。男的归男警搜身（上海解放前叫“抄靶子”），女的归女警检查，空气顿觉紧张，而且在炎阳迫照下久等，使人的神经绷紧了，脾气也暴躁了，时时发出不满之声。我到过好多国际机场，以这个中转站最为“杯弓蛇影”。

站在那里等候检查时，不免想起“劫持”一词。

“劫持”西方称为 hijack 的字，是七十年代才出现新义的。这个字古已有之，但由于六十年代后世界性的骚乱增加，劫持飞机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连这个本义为拦路抢劫的语词，也逐渐转化为专指劫持飞机了——七十年代开始，现代汉语才出现“劫持”字样。记得十年前（一九七三）我在东京看到三省堂一九七二年第四版的《现代美语俗称辞典》（初版于一九六九），此字还保存了原来的释义：“抢劫，特指公路上或车上的抢劫。”只是同年新出的《简明外来语辞典》才采用了这个字的现代专指语义，“以武力劫持飞机——美语”，并且加注说日本赤军派学生于一九七〇年第一次劫持日本飞机，把这个字导入通用语汇。

好不容易安全检查完毕，进入有空调的休息厅，颇想入睡，却又由“hijack”默想到一些语词的语义变化——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化，不知不觉地就连睡意也没有了。我想到的许多字当中，cassette 一字特别令人信服地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女人的首饰箱到软片盒，又从软片盒转到现在专指的卡式（盒式）录音磁带。语汇的变化，其中包括语义变化，是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不过语义变化是很微妙的，刚才联想起的 hijack 在七十年代本已转化为专指“空中劫持”了，但到八十年代美国报刊使

用这个字时，又回到它原来“公路拦劫”的意义，不过不是“拦劫”，而是“劫持（汽车）”了。

这个国际机场的休息厅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多标志（指示）都利用符号，不甚使用文字。大约因为此地过往旅客非常多，而且大部分是过境的或换乘飞机的，使用的语言一定很多、很复杂。实际的社会生活使管理人员聪明起来，他们宁愿用符号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免得因语言不同而发生误解。比方一个“洗手间”（即“厕所”的委婉说法），男女有别，如果用文字标明，必至于五花八门。英语写 Gentlemen 和 Ladies，德语简写 H（Herren）和 D（Dame），俄语缩写为 M 和 Ж。我到巴西上厕所时，却遇上一个 C（葡语 Cavaleiro 即英语 Gentleman）字。这里用一个穿西服的男性全身图像表“男厕”，一个穿裙子的女性全身图像表“女厕”，比之有些地方用一个短发头像（表男）和长发头像（表女）更清晰些，何况有些男性爱留长发呢。国际符号的流行同六十年代以来旅游成风不无关系，这样，连杜登（Duden）的图解词典也不能不附上一页图表了。

坐在休息厅里东张西望，忽见一个新的符号标志：这个标志牌悬挂在一副桌椅的上空，一捉摸，原来这里左方的↓表示下面的专门柜台，它是供客人“？”（=询问）的，它解答你的疑难（倒置的感叹符号；也有人认

为，这一符号是 Information 的简写)。右边有个“国际术语”，即“问讯(处)”之意。



Information 是现代通用的国际化术语，汉语有一大堆等义词，因语境不同而分别使用：

通知，报告，消息，情报，问讯，资料，见闻，信息。近来报刊上常见的“信息”，就是 information。“信息”一词源出“信息论”，一九四九年申农 (C.E. Shannon) 发表他的理论时，用了“Theory of Communication”这样的称呼。近年“信息论(学)”一词也使用一个新字 Informatique——例如我此刻要去参加的第十



《杜登词典》(德英，一九八〇) 411 页的插图：国际机场上的图形符号。

届国际控制论会议，是在比利时一个大学的“信息学院”（法文 l'Institut de Informatique）举行的。

休息两小时，又登机西飞，越往西则越觉红日当头，仿佛一辈子也飞不到黄昏似的。到达贝尔格莱德应当是深夜了，但当地时间只六点半，还是一抹斜阳，晚饭还没吃呢。这里的国际机场也是很现代化的，过道墙上，半空间，全是种种标志，你抬头一望便得到很多“信息”，从中选择你所需要的“指示”走向目的地。休息了一会儿，机场用塞尔维亚语和英语播音，说是我们的那一班飞机马上就要开了，在 A-2 门作安全检查，我随着人流看着标志，赶到 A-2 门：只见玻璃门紧闭，一个安检人员都不见。大家嘁嘁喳喳了好一会儿，有不满的，有骂的，有抱怨的，有讽刺的，各种语言的各种咕哝声，如果有一部强力的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加以析辨，那一定很有趣。站在 A-2 门前十多分钟，才有值班的来开了门，接着安全人员也到了现场，一一检查后登机起飞，屈指一算，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半了——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七八个小时了，难怪眼皮打架，一上飞机就奄奄欲睡了。

到达瑞士的苏黎世时，已是当地深夜。说也怪，我每次到苏黎世都是深夜到达的。出了机场，熟悉地坐上旅馆来接客的大轿车，五分钟后便到了旅馆——现代化

的旅游小旅馆，说“小”，是比较而言，其实是不太小的。这家小旅馆彻夜接待客人，夜间灯火通明，印在明信片上的就是这家旅馆灯火通明的照片，看上去简直有点现代派舞台装置的味道。

房间虽小而设备齐全，有壁灯、床头灯、收音机等，却没有平常屋顶吊着的照明设备——也许是为了催人睡眠，何必设灯呢！

今夜下着微雨。寂静。寂静得如瑞士似的寂静。瑞士是个最少污染的国土，噪声也很少。坐在窗前，望出去，黑魆魆的树影，一丝丝的雨花，汽车像游魂似的溜来溜去——宁静的气氛也许是最好的催眠剂，不知不觉上床睡着了。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晨

墨西哥城 (Ciudad de México)

在举世闻名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里，买到了玛利亚·斯登 (Maria Sten) 的《墨西哥古文书》(Codices of Mexico)；之后又在离城二十五哩的太阳金字塔 (Teotihuacan) 那里买到摩拉列斯 (D.S. Morales) 的《玛雅人世界》(The Maya World)，高兴极了。不知为什么，这种通俗的学术著作，在本土以外却很难买到。两个作者都是墨西哥人，前者是艺术学博士，多年来从事墨西哥古文明的研究；后者则是玛雅文化的权威，曾二十二次深入现代玛雅人聚居的河谷考察——一九五九年还在内陆发现过两处玛雅人的遗址——会讲玛雅人部落的各种语言。通俗的学术著作一定要深入浅出，这就非由专家来写不可。